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辛笛老去世十多年了。而与他交往的情景,仍清晰可辨呈现眼前。

2003年8月,我和同事梦晨专程去上海看望老作家及其家人,25日上午,我们去南京西路拜访辛笛先生。我向两位老人汇报了这次上海之行的工作情况:把北京带来的女雕塑家张德华塑的巴金像,交给了巴老的家人;去拜访了黄裳先生,老人说文学馆的唐弢藏书非常珍贵,建议不要直接往书脊上贴标签,做个书套,贴在书套上。我答应回去转达他的建议。黄裳还提起当年唐弢在上海住时,一起去转旧书店淘书的事;又去医院看望了施蛰存先生,家人说老人住院两个多月了,想出院,但心脏血压都不稳定,难以遂愿,年初施老曾向文学馆捐赠了他《唐碑百选》手稿和一部分日记,他还会不断捐其他文物和著作;我们还去市郊拜访了103岁的章克标老人,他思路清晰敏捷,谈吐幽默风趣,爱看梁羽生文集和金庸武侠小说连环画,也答应把晚年写的回忆录手稿给文学馆……我还特别谈到巴老对文学馆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努力,建立文学馆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辛笛和巴金是挚友,结识于20世纪30年代,两人有着长达70年的友情,交往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是巴老的言行,让辛笛对文学馆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我们谈的非常融洽,辛笛老人精神很好,主要话题始终围绕着巴金和文学馆。他表示要把自己的藏书和手稿书信等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没有想到与辛笛老第一次见面,就能够得到老人如此重大的承诺。但我知道这个决定,一定是他酝酿很久,深思熟虑的,是得到夫人和孩子们的坚决支持的。

那天,老人叫女儿拿来一摞已经题签好的作品集送给文学馆,其中还有一本狄更斯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辛笛看着旁边的夫人:“这是她翻译的,也送给你们。”我刚要去接,徐文绮老人发话了:“你还没有征得我同意,就把我的东西送人了。”大家都愣了一下,尔后笑了起来。辛笛笑着对女儿说:“你看,忘了忘了,赶快让妈妈签上大名。”圣思老师把书放到母亲面前,翻开封面,徐文绮老人在扉页上一笔一画写上“赠中国现代文学馆文绮,落上日期。女婿金大夫拿上二老印章,小心翼翼地钤在每本书的扉页上。

看到一家人的融洽气氛,特别是两位老人的幽默交流,我很受感动。我想起辛笛那首《蝴蝶、蜜蜂和常青树》中的诗句“年华如水,但总是润泽芳馨”,60多年的事业知音、生活体己,至今仍是一往情深。

我递上笔记本,希望辛笛老题句话。老人稍

加思索,提笔写下“书比人长寿”五个字。笔力遒劲流畅,完全不像出自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之手。

二

那年11月下旬,我们正在广东拜访作家征集文物,突闻施蛰存先生去世,我即刻返京,隔天就飞赴上海,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在龙华殡仪馆举行的施蛰存先生悼念告别仪式。我见到上海作协创联部于建明主任,他说施家人找我,要谈施老书信手稿送给文学馆事。我即与施达先生联系,定周六去恩图路施先生家,与家人商量先生藏书手稿书信等下一步捐赠事宜。

参加完施老告别仪式,我给王圣思老师打电话,报告我来上海了,想去看望王徐二老。王圣思老师在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地告诉我:“徐文绮老师9月30日走了……家里一切从简,没有告诉外边。”这噩耗来的太突然,我不相信自己耳朵,脑子有点发懵。8月底去看望他们时,还跟徐老一起照相,老人幽默的话语和在书上题签的情景历历在目,才分别一个月老人就离我们而去了?王圣思让我第二天上午10点去家里,她说母亲走后,父亲心情极度悲伤,情绪非常低落,平时话语很少,希望我去安慰安慰老人。我在电话里答应着。

可是见到依偎在高背藤椅中的辛笛老,看到他背后书柜前徐文绮老师的大幅照片,我就知道任何劝慰,都不能把他从悲伤中拉出来。我只有一遍遍地重复“您不要太悲伤了,一定多多保重身体”。我无法完成王圣思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施蛰存先生的夫人去世后,我们去看望他,老人曾用笔向我们倾述失去老伴的孤寂心境。这种心境是儿女怎么做都难以替代和改变的。辛笛老的孩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老人从失去生命另一半的痛苦漩涡中解脱出来,但我感觉太难了,老人心中那只美丽的蝴蝶,已经带着他的灵魂飞向另一个玫瑰盛开的世界,谁也挽留不住。后来王圣思老师在文章中录下了父亲在母亲去世后几天写的《悼亡》诗:“钻石姻缘梦里过,如胶似漆更如歌。梁空月落人安在,忘水伤心又奈何。”王老师说,

王辛笛与中国现代文学馆

□刘屏

这是父亲写下的最后一首诗,此后至死,再也未动笔写诗了。

沉浸在悲伤中的辛笛老,没有忘记对文学馆的承诺,他让女儿和我商量捐赠接收之事。我告诉辛笛老,文学馆准备成立王辛笛文库,专门收藏他和徐文绮老师的各种文物文献资料。我们初步商定,接收时间暂定2004年3月。因为同时还要一起接收施蛰存、吴强两家的藏书和文物文献资料。老人点点头,表示同意。辛笛先生一直践行“做人第一,写诗第二”的人生准则,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巴金倡议创建的文学馆。我环顾客厅四周堆满书刊的书柜书架,这将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

三

2004年元旦后,我和部门同事们分头给作协会员、老作家和作家遗属发贺年卡,力争让大家在春节前收到文学馆的祝福和问候。我准备亲自给辛笛老发贺年卡,并附上封信衷心感谢他和家人对文学馆的支持。贺年卡还没有发出,就得到辛笛先生1月8日去世的消息。信和贺年卡不发了,赶紧去邮局代文学馆给辛笛家人发唁电,表达文学馆人的哀悼和慰问。

1月16日我飞往上海,代表文学馆参加辛笛老的告别仪式。中午到达虹桥机场,下午即赶到辛笛先生家吊唁。老人的几个子女都在。我转达了文学馆领导和全体馆员的深切哀悼和真诚慰问,王圣思简单说了父亲发病去世的经过,她说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一张纸片从书中飘然而落,捡起一看,竟是父亲写的一首诗,诗名叫《听着小夜曲离去》:“走了,在我似乎并不可怕/卧在花丛里/静静地听着小夜曲睡去/但是,我对于生命还是/有过爱的爱/一切于我都是那么可亲/可念/人间的哀乐都是那么可怀/为此,我就终于舍不开离去”。谁也不知道老人什么时候写这首诗,原稿上的字迹有些颤抖和变形,远不如给我写“书比人长寿”时的力度气韵,但依然有一股火热的生命之泉在字里行间流淌。王圣思老师曾这样写父亲的离去:“父亲匆匆地走了,慢性子的他急急地去追赶母亲。在他初恋时心目中的‘蝴蝶’,飞走的第一百天,他也飘然而去。他们又可以团

聚了,从此长相守,永不离。”

那天下午,王家兄妹主动提起捐赠之事,希望把接收父亲藏书手稿的时间推迟几个月。我说没问题,你们也要多多保重,注意身体。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文学馆再来接收。

辛笛先生的告别仪式令人难忘。老人静静地睡在白菊花簇拥环绕的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花。耳边是节奏徐缓的舒伯特小夜曲,热爱怀念他的人们恋恋不舍,脚步轻轻地走过他身边。每一位前来送行的人,都得到了老人最后的馈赠:诗集《印象·花束》和散文集《梦余随笔》。这是我见到的最平静、最温馨、最诗意的告别仪式。

第二天,我又参加了王家兄妹在青浦福寿园为父母举行的合葬仪式。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每一位作家的家,也是辛笛、文绮老人的家,也是家里人。

合葬地点是园中一处幽静素雅的墓地,仪式开始时,天空洒落下来绵绵冬雨。雨中,辛笛老人的儿女们依着传统形式祭奠着父亲,我在雨中不停拍照,力争完整留下这一幕。归途中,细细的冬雨变成了好大的雪花,纷纷扬扬打在前行车子的挡风玻璃上。

四

2004年6月,我带着4名同事去上海接收王辛笛、施蛰存、吴强三家的文物及藏书。一个多月时间里,大家分工协作,不怕苦累,把三家的文物文献资料分别清点、打包、装箱,然后租用5吨的集装箱柜车,通过京沪快运,直接运往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王圣思老师告诉我:这只是辛笛藏书文物的第一批捐赠,共4000多件,足足装了120纸箱。我们回馆整理登记后为4341件,其中:书刊4214件,手稿13件、文物88件、家具7件、字画19件。4000多册藏书中,1300多册是珍贵的外文版本。辛笛先生1936年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研修英国文学,1939年回国时带回不少英文书籍,加之后来数十年不断补充的,许多都是20世纪初的珍稀版本。

辛笛先生去世后几个月里,圣思老师夫妇为早日实现父亲的遗愿,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两个人身体都不好,圣思老师一本本挑选着赠书,金效祖老师一本本盖上辛笛藏书章,然后分门别类装进纸箱,再一摞摞摆放齐整。王老师说,在整理过程中,摩挲着父亲生前喜爱的书稿和物品,仿佛还留着父亲的手温,种种情景,历历在目。我们去接收的那几天,也是尽量轻拿轻放,几个年轻人一起干,清点登记、装箱打包,累得腰酸腿疼的。他们两人已年过六旬,为了完成父辈的遗愿,付出了多少心血和辛劳汗水,可想而知。

几家的文物文献接收工作基本完成了,我向

圣思老师提出,想和几个同事去青浦福寿园看望辛笛文绮两位老人。她们夫妇一定要亲自陪同前往。

这次,我有从容的时间拜谒辛笛文绮两位老人。诗人的墓栖身在普通人的墓群之中,远离名人园的奢华和名利场的喧嚣。墓碑素雅厚重,一块花岗岩雕刻的大书,打开平卧于翠柏绿松中。碑基正面镂刻着“将生命的茫茫脱卸于茫茫的烟水”。这是辛笛成名作《航》里的诗句。墓碑没有冗长的碑文,大书上写着:诗人辛笛、母教师文绮,以及他们留给世人为数不多几部作品的名字。墓碑落款是四家子女。立碑时间是2002年清明节。当时两位老人都还健在,他们为自己挑选了日后的长眠之地。

我在打开的“大书”前默立,眼前浮现出五个大字:书比人长寿。仿佛倾听他们在风中唱着与子偕老之歌。

五

2005年11月下旬,我带领同事慕津锋、王磊、封晓墨又一次赴上海,接收辛笛藏书和手稿书信。临行前给王圣思老师打电话,得知她脚部骨折了。圣思老师说:正在恢复中,有金老师这个主力,不影响交接。我叮嘱几个年轻人:“咱们把所有动手的活儿都包了,尽量让二位老师嘴不动手。”文物文献交接工作进行的紧张有序,前前后后几天时间,王老师带伤指挥,金老师带病登上登上跑出跑进,我们劝也劝不住。这次共接收了12000多件文物文献。除了藏书、手稿、书信、字画外,还有一套红木家具和许多辛笛老珍藏的文玩瓷器。这让同事王磊惊讶兴奋不已,他学的文物专业,深知其中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而我更觉得,每一位老作家和他们的家人对文学馆的支持和信任是无价的,最珍贵的。他们的慷慨捐赠和无私奉献,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壮大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文学馆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永远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

如今,辛笛先生的文库早已在文学馆建立起来,17000件文物文献资料是一座丰碑,一座宝藏,每一个热爱诗人热爱文学热爱生活的人,都可以在这书山诗海中与诗人促膝神交。这正是辛笛先生憧憬的时间和生命的永恒。

此时此刻,我仿佛又回到十几年前。辛笛老人的音容笑貌还是那么清晰。如今,他的女婿金效祖先生也随他而去了。想想后来几年中,幽默乐观的金先生带病坚持整理辛笛老人藏书文物的情景,我始终觉得不安和感激,他同样把自己的心血和生命融入其中,同样得到了时间和生命的永恒。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五

N:

难得你清晨来,作了散行的谈话,不啻近日中空谷的足音也。我久久觉得这一点忧郁,已足使我无力远行。忧郁像一条青花色的蛇——但也是一个女子用的华美的飘带——永缠着我的心,殆不可忘。

“自乡村来”的信中说:“辛笛永远是有福的。”我觉得你是在说一个诚实的谎。你说谎,幸福于辛笛是没有分的。不过,有人说在幸福中的人总是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点回响,于是先说一说别人是很幸福。现在,我想,这简直是指**而言。N,你能说你不幸福么?

HY今日来了没?我祝福你们有一个欢乐的相见。为你们祝福。

等一等,我要坐BUS去城外,悄悄地送一封封信,然后悄悄地去了,远去了。

一切都烦劳了你,虽然你的疲累尚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休息。我真是一个过于自纵的人了,天。

我若在城外遇见PH,当告诉他:你来了。

HT

七月十四日午后

从这些书信中可见,父亲与好友无话不谈,既关心对方的近况,又诉说自己的烦闷,而对孩童的失望心理,尤其表现出细腻的体察和关爱。信中更多地提到整理诗、印诗的计划等,正是他在出国前编选《珠贝集》时;看来看去拿走了的那一搭稿件,与他后来在诗集的扉页留下了《题赠》一诗有关。

1939年二次大战爆发前夕,父亲从英伦归来定居于上海。婚后在淮海路中南新村21号的住处有了一间单独的书房。抗战胜利后他又拿起诗笔,并编撰了诗集代表作《手掌集》(1948)。父亲还应上海《大公报》记者潘际炯先生之约,为“出版界”版面所设的“夜读书”专栏写书评,际炯深知老友有拖拉的习惯,总是提前派人到中南新村坐等取稿,此时往往是母亲在楼下接待来人但暗自着急,而父亲则在二楼书房内奋笔疾书,这些文章于1948年结集为《夜读书》出版。近年又发现1945年第8期《民主》周刊上有他的《陋巷见闻》一文,也是在中南新村写成的。那间书房是他与郑振铎先生时有往来畅谈的地方,也是曾留宿臧克家先生、盛澄华先生的临时客房,还是卞之琳先生在翻译《厦门》完稿之后写下“序后附记”的房间。

上世纪50年代中,我们家搬到南京西路花公园公寓3号25室,光线明亮的内阳台成为父亲的书房。这次现代文学馆展出的红木书桌、方桌及文具书籍就是放在内阳台的。

到了晚年,生活回归正常,父亲再次焕发了诗情文思。抄去的书还回了一小部分,父亲买书的兴致重新高涨,几乎把每一间屋子都当作了他的书房,到处放满了高至天花板的书橱以及高低不等的书柜,杂志书籍堆得随手可取,用书天地地来形容也不为过。而如此坐拥书城,现代诗、旧体诗和散文文论写作,或一卷在手,吟诵不已,是他一生最惬意的乐趣和享受。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父亲书房史录

—中国现代文学馆“书房展”联想 □王圣思

林栖案:所印诗指《珠贝集》。

三

**:

你的信昨天清晨来了,但是我略一搁,待到今天便有了在雨中写信的幸福。我应当感谢自己的懒惰。五时去平安看了Ecstasy,是捷克的出品,作风手法,都很清新,太像一首象征诗了。Interval时很有晚间再看一次的打算,谁知出戏院后,冷雨早落了下来。于是我只想急急地归来了,坐在窗下听雨打着未开的桃树;你说,天气对于一个人的心够有多大的影响呢。

张公的信拜读过了。谢谢你的关系。对于销路,我并没有多少奢侈的存心,因为一个人能够安于寂寞地写一点自己的东西,也并不是一件不长进的事。杂志社既然能担五十本的数目,这很合我的心意,我总打算出售的不过三百本,天津北平多少也可销几本。你若有暇的话,能不能给我向开明问一问,我希望也可以送去五十。

我已改于星期六去天津了,所以又可偷闲一下。我想能后天看你去,但不知你的意见云何?我想,你正在开始排遣你那十万字的译文。我们一向浪漫惯了,不习于赋得;再说近来你的心情怕又不十分宁静罢,是不是?

前天寄PH一信,不见覆音。我觉得寂寞,因为这小小的信笺在我这两天是莫大的欢喜,而竟没有人与我同说一声好呢。

四

N:

难得你在夜色中来了,而且作了夜色中的客人。我这无理的主人,能有什么可解的呢。你来了,你的嗓音为什么有点颤?又有了过量的忧愁了吗?我真为你担心,你能否告诉我一些呢。我明知十九小时之后,就可以来看你了,但我仍然要写这封信。是不是因了HY的果然冷漠么?告诉我,尽情的告诉我罢。

五月十四日。十时灯下。

又是N:

你拿走了的那搭稿片,真没有什么值得你看的,我一想起这几乎遗留下的印迹,可怜得想大哭一次;但人间毕竟是人间,人大了,痛哭都找不到合宜的场所。除了待抄的“黄昏”与待写的“白”之外,我可印的只有这一星星怕。今夜你若在灯下读它,我当不胜其愧悔。怕它排解不了你的心怀而徒然将你的时间挪诸虚无。

案:“伤了夜色中的客人”,因为那次我并没有到他的屋里去。

叶,同样落款为:“一九三六年北平甘雨胡同六号”。那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南星和辛笛的校友唐宝心、高承志等常聚在这里聊天,尤其辛笛和南星都喜欢这幽静的住处。南星为辛笛和弟弟辛谷的诗合集《珠贝集》(1936)题诗,就提到“那美好的小院子永远是你的”;在辛笛去国留学后,南星曾搬入住过,在《大公报》(1937年2月3日)上以林檎为笔名发表诗篇《寄辛笛》,又一次提到:“记得你的故居么,让我们同声说那胡同的名字”,他在1947年出版的散文集,就题集名为《甘雨胡同六号》,可见喜爱之深(2010年海豚出版社重版该书,又增补了集外散文和评论)。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早就撰有《读〈甘雨胡同六号〉》一文。我跟随在前辈之后,查阅了一些资料,也写过一篇《情系甘雨胡同六号》,发表在2009年《收获》第2期上。

这胡同里的道观另有改建的单间还住着辛笛南开中学时的国文老师沈启无,他是周作人的学生(40年代被逐出师门,自是后话),当年曾邀请周作人到天津讲学,身为中学生的辛笛因此结识了他少年时代心仪的作家,有过几次交往,周作人日记和文章中也有记载。沈启无在辛笛之后也入住甘雨胡同六号,亲眼见到自己以前的学生在隔壁的小院子里低吟诗句的情景;在辛笛去爱丁堡大学留学后,他写有《怀辛笛》的诗及诗后记,表示对远在异域的学生惦念之情。这篇文字曾刊登在1938年底出版的《朔风》第2期上,同期杂志还刊登了辛笛的《相失》,这首诗在沈启无的诗后记中有记录,也应是他交杂志发表的。辛笛自己早在1937年就将《相失》寄给天津《大公报》,于6月27日发表(后收入《手掌集》改诗题为《门外》)。沈启无的诗及诗后记正是引发南星将好友给他的信函也投给该杂志的原因,只是他将沈启无的诗题错记成《忆辛笛》。而辛笛则因老师附逆,已不再与之联系了。

现在将这几通新发现的、南星用林檎为笔名发表辛笛给他的书信重新录于此。开头有他的题记说明,三通信末有他写的简明按语。后三通信的抬头“N”就是南星的“南”第一个字母;最后一通落款HT,是辛笛名字威妥玛拼音缩写。这些书信又一次见证两位诗年轻时结下的友谊:珍 简

在《朔风》第二期中,看见沈启无先生《忆辛笛》这题目,只这三个字就给我带来沉重的感伤,朋友远在天涯,我的怀念延长多少日子呢?以下是我写给PH的最后一封信,我想你会有同等的欢喜——也许你早就喜欢上了它,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书我有两部,这部